

责任编辑：裴 璐

人生路上,朋友如掌中细沙,随着岁月沧桑,不断地流失,但无论“流”向何处,只要用心,总能找到“方向”。唯有黄蓼,竟然没了踪迹。

20多年前,我去苏州刺绣研究所。工作室里,坐着不少日后名声鹊起的画家,他们的画如吴依软语,甜糯精致。画都不错,但不合我的口味。黄蓼没有参与“自荐”,她像没看到我似的,眼神迷蒙、空灵。有人连喊几声,她才被“唤醒”。同时被惊动的,还有她脚边的大白猫,它猛地跳起躲进画桌下。黄蓼柔声说:“勿吓,勿吓哦。”像哄孩子似的。不知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抚了一把,我突然急切地想要看她的画。

第二天,我去了位于葑城门外草鞋湾黄蓼家。听说我来买画,她一口拒绝:“我不卖画。”我说:“让我看看吧!”她同意了。当她展开画卷,牡丹、红梅、仙鹤、清荷、秋菊……我像中了魔法一样,看直了眼。这哪儿是画,是把灵魂揉碎了,抽成一丝一缕织成的心墙,如此细腻、工整、活灵,美得令人惊

一位外地友人来津游览观光,非要我陪他逛逛知名商店,出于一种尊重和友情,只好从命。

那天上午,来到商业区一家专门经营男士系列服装的专卖店,抛开店内令人目眩的各式高价服装不说,看着很不起眼的袜子,只因在袜子脚踝处有名牌商标,竟然卖到80元一双,让我瞠目结舌。友人毫不犹豫地买了四双,眉头也不皱一下,果真是出手大方。自己欲加阻拦又觉不合适,毕竟是人家花钱消费呀,心里却像有一只手猛地揪了一下,不是滋味儿。友人觉察后宽容地笑着说,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要学会更新理念,与时俱进,当今可是提倡个人形象包装呢。我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没讲话。

虽然只是两双袜子,又是别人心甘情愿地购买,我却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眼前浮现出上小学手工劳动课时学着补袜子的情景来。那时大家收入有限,家中人口又多,市场上物资供应远不如今天丰富。一双织得粗糙,式样丑陋的线袜子,尽管不经穿,也要补了再补,以至于成了厚重的鞋垫模样。学校为了让孩子从小养成艰苦朴素爱劳动的好习惯,专门开设了劳动课,手把手地教孩子补袜子。放学后,急忙让母亲找了一个袜檀,

叹。画中传递的沉郁、忧伤,又使我有忍不住想哭的痛感,我就这么呆呆地看着。这样的画,说买,简直是亵渎!我空着手走了。

这以后,我常去苏州看她,每次去,她都会在墙上挂几幅画,不大懂画的我,以本真的感悟,打开了她的心门,被她视作知音。不久,她退休了。她的生活没什么改变,她说,除了画画别无所求,只是放不下那白猫,每月去看它一次,它却不理她了。孑然一身的她,为猫的无情伤心很久。

一年年地过去,黄蓼衰老得很快,先是听力下降,后是白内障。一个小手术,她却不肯做。我写信,又跑去劝,都没用。我说在上海联系好医院,她可住在我家,所有的费用由我付。我越这么说,她越固执,最后错失良机,几乎成了盲人。后来,她百病缠身,又因行动不便,无法及时医治,脉管炎变成老烂脚,生活难以自理。每次去,看到她家里乱得无处下脚,蟑螂、老鼠乱窜,心里总有不祥之感。她总是坐在画桌前,脸贴着宣纸,

那袜檀做的古朴结实,薄薄的木板,底部是脚形,前面形成圆圆的檀头,后边则是高于檀头的后帮,中间用一根斜拉式的木条连接起来,式样颇似一件工艺品。由于常年使用,边上光滑圆顺,透着淡淡的光泽。接着又找来几块布头,带上一双破袜子和针线,开始了“补袜工程”。先用袜檀绷好袜子,再依照袜子后跟的破洞剪

好椭圆形布块,按照老师传授的方法,用粗针脚将其固定住,然后慢慢缝就,前边进行的几个步骤虽不算精当,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到了收尾针针相依颇见功力时,立刻露出了破绽和马脚。恰巧忘记带顶针,左一针,右一针,扎得小手指冒出股红的鲜血。尤其可笑的是,自己猛一用力将针穿透了袜檀,将袜檀与袜子合二而一,脱也

想起袜檀

刘宝民

边看边聊

幽静的山谷,在轻吟的祈祷声中,一头健硕的雄鹿随着清脆的枪声轰然倒地。小镇木匠凯勒带着欣慰的微笑拍手握据枪的儿子。“知道你爷爷教会了我什么?时刻准备着!”

美国悬疑片《囚徒》就是在这样一种带有预见性的氛围中拉开序幕。感恩节,凯勒一家与黑人好友富兰克林一家聚会。然而欢笑声中,两家的小女儿安娜和乔伊不见了。凯勒异于常人的紧张感就像门外那场毫无征兆的大雨,在冲刷一切罪恶迹象的同时又浇淋着观者紧跟凯勒不知所措的焦虑情绪。凯勒儿子提到了停在路边一辆旧房车的线索。

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警探洛基在感恩节雨夜查获了那辆旧房车,开车的眼镜男竟然是个智障。尽管洛基有强烈

的直觉判断,但车里没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只能释放智障男。当他被其婶婶带出警局时,凯勒愤怒地冲上前摁倒智障男,大声吼道:她们在哪里?混乱中,智障男有意无意地轻声说了句:我离开她们之前她们从来没有哭过。

凯勒认定智障男阿历克斯就是绑匪之一,决定绑架囚禁他,并说服富兰克林协助自己,对阿历克斯实施私刑拷问。凯勒邪恶心理不断膨胀或许正在落入罪犯设计的圈套里。如果真是圈套,罪犯的“如意算盘”只会落空,因为凯勒多年形成的强大自保意志只会让他更为清醒、理智地进行他的“疯狂囚禁”。他始终坚信女儿还活着,一定要从阿历克斯那儿打开缺



不断地画。她已画不出一条直线,笔下的花,也都成了墨团。我不忍说破,还暗暗庆幸,再苦再难,哪怕无力煮饭,天天以糕点充饥,只要能画,她还可以活在花鸟世界里,平静而满足。但终究难以为继,她被送进了福利院。

我闻讯赶去,福利院在苏州郊区,很远。在床边呆坐的她,见到我就嚎啕大哭,说像坐牢。她一次次“逃”出去,都被“抓”回……她边

哭边喊,要回家!要画画!要开个展!要出画册!我找了院领导,想带她回去,没人理我。我心痛如绞却无可奈何。她紧抓住我不放,哭得昏天黑地。我离开时,她被人拉开。一扇薄薄的木门,她在里头,肝肠寸断,无计穿越。我一步三回头,除了

眼泪,不知还能为她做什么!

这以后,她回过家,不久就“失踪”了,听说被送去更远的福利院。几年了,我打听不到任何消息。如空气一般,她无影无踪。如是年轻时认识黄蓼,我一定要劝她,一定把自己嫁了,哪怕嫁“鸡”嫁“狗”,也别嫁给艺术!现在,一切都晚了。人,可以不怕死,却怕老。老而孤、而病、而弱,日子真的没法过。更惨的是,成了任人摆布的老者,却依然有清醒的头脑、未了的心愿,那实在是生不如死了!但,谁能破这道难题呢?

桃花开了,杜鹃红了,春天又来了,燕子啊,请告诉我,她去了何方?黄蓼,你在哪里?

走南闯北,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海,而南非的海却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南非是一个“U”形国家,东、南、西三面全都浸泡在湛蓝的海洋之中。尤其是西南端的开普敦半岛,如同一只伸进大海的腿。

常言道:“好山好水好风光。”大凡有山有水的城市,无不楚楚动人。开普敦依山傍海,那山,悬崖陡壁,怪石嶙峋;那海,蓝中带绿,白浪滚滚。

开普敦看上去像一把中国的太师椅。这把硕大的“太师椅”的椅背,就是以半月形环绕着开普敦的高山,当中的靠背为桌山,两侧的扶手为狮头峰和魔鬼峰。开普敦市区,就坐落在半月形高山所包围的“太师椅”平坦的椅面上。开普敦有作为靠背的高山,有作为椅面的平原,而面前是镰刀形的海湾——桌湾,怎不是“美丽之城”?

在开普敦半岛顶端的,是大名鼎鼎的好望角。好望角常被人说成是“非洲大陆最南端”。其实那是“美丽的误会”。非洲大陆最南端是厄加勒斯角。我来到好望角,看到地标牌上清清楚楚写着“非洲大陆最西南端”。好望角是细长的岩石岬角,像尖锐的楔子直插两大洋之中,东北部是印度洋,西南部是大西洋。这两大洋,并非

是人为的划分,来自印度洋的温暖的莫桑比克厄加勒斯洋流,来自大西洋南极洲水域的寒冷的本格拉洋流,是两股方向不同、温差颇大的洋流,在此汇合。正因为这样,这里天低浪急,波涛汹涌。

我直视悬崖之下,见

缘木求鱼

冯忠方

这句成语在中国形容劳而无功,可在柬埔寨却真有这么事。在柬埔寨的洞里萨湖,淡水鱼的年产量约20多万吨。为了避免水淹,这里的不少渔家都居住在架在水面上的高脚木屋

里,划小船出入。这里雨季的洪水常淹没洞里萨湖周围的丛林,有些鱼进入树洞觅食或藏身树杈间。待到水退落,未及

及时随水退去的鱼留在树上,渔民们就“缘木”得鱼。

还有一种攀鲈鱼,体形小巧,胸鳍不仅适于游水,而且可以在陆地上爬行或攀缘上树,因此人们往往能在树上捉到这种鱼。

落。当凯勒抓着眼神游离的阿历克斯,疯狂地用锤子敲烂他身旁的墙壁浴盆逼他说出“她们在哪儿”时,那一刻让人特别同情凯勒。令人佩服的是,当亲友都觉得他失去理智,甚至埋怨他把事件越搞越糟时,凯勒的内心反而更加强大坚定,他丝毫没有任何过自己的判断,他比谁都清楚那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别忘了他在片头对儿子所说的“时刻准备着”。父亲的旧宅,他的木工手

艺,特别是他多年积攒的对生活对社会对环境最本

义的预想,全部用上了。

洛基则落入正义误判的“囚徒”,他很困顿身边人包括同事上司受害人家属对他侦破能力的怀疑,当真相大白后他将如何面对救女心切而无意触犯法律

的凯勒,因为凯勒的所有举动都是由他办案不力“拖延”所致。

落。当凯勒抓着眼神游离的阿历克斯,疯狂地用锤子敲烂他身旁的墙壁浴盆逼他说出“她们在哪儿”时,那一刻让人特别同情凯勒。令人佩服的是,当亲友都觉得他失去理智,甚至埋怨他把事件越搞越糟时,凯勒的内心反而更加强大坚定,他丝毫没有任何过自己的判断,他比谁都清楚那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别忘了他在片头对儿子所说的“时刻准备着”。父亲的旧宅,他的木工手

艺,特别是他多年积攒的对生活对社会对环境最本

义的预想,全部用上了。

洛基则落入正义误判的“囚徒”,他很困顿身边人包括同事上司受害人家属对他侦破能力的怀疑,当真相大白后他将如何面对救女心切而无意触犯法律

的凯勒,因为凯勒的所有举动都是由他办案不力“拖延”所致。

到排浪涌来,遇到坚硬、笔直的岩石急急“爬”高,又重重地摔下来,撞得粉碎,化为无数浪花。这浪花刚刚四散开来,又一排巨浪前赴后继扑来,再一次撞得粉碎……

第一个发现好望角的

南非的海

叶永烈

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称这里是“风暴角”,名副其实。多少远洋之舟在这里倾覆,多少英雄好汉在这里灭顶。就连“好望角之父”迪亚士本人,也葬身于此。好望角,成了“绝望之角”、“昏暗的海”、“鬼门关”。

在我看来,南非最美的海湾,天生丽质,当首推福尔斯湾。福尔斯湾在开普敦半岛的东海岸,绵延28公里的大海

滩。长长、浅浅的沙滩以

小小的斜角,缓缓地向印度洋中延伸。浪来了,这浪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来,而是在浅滩上轻歌曼舞,拖着长长的白色纱裙奔了过来。浪,一层又一层,我数了一下,最多时,多达七重浪。

在好望角,我见到的是狂野的海浪,是惊涛骇浪。而在福尔斯湾,我见到的海浪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这里的海浪如少女长长的秀发随风飘逸。

福尔斯湾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多达500万。在福尔斯湾的山坡上,我看到在一间四房小凉亭里,坐着一位黑人男子,不时用望远镜瞭望海滩,不时用笔作记录。他是观鲸员。来自南极的露脊鲸,有时候会光顾福尔斯湾海滩。正因为这样,福尔斯湾小镇有着“世界最佳陆地观鲸地”之称。

马年正月初二,我去中学时代班主任张老师家拜年。快到时,我先给师娘通了电话,得知老师在小区晒太阳,就急忙四处寻找,果然在一处角落见到了他。可没想到,患了多年严重的类风关病症,84岁的他已坐上轮椅。一旦离开轮椅,几乎不能多走动。这让我很为伤感,毕竟是自己最敬重的老师啊!

见到我,他显得很高兴。不到一小时的叙谈中,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许多旧日往事。当我把自己写的《晚成》一书敬送他,他看了扉页上我题献给他的字,情不自禁举起书,大声对身旁众邻说:“这是我学生写的书。就是他!”脸上微微露出自豪感,犹如是个“老小孩”。随后拿着书让我替他照张相。这一瞬时,让我心里无比感动。片刻,我推着轮椅送他回到家。他顾不上喝口水,急忙呼唤师娘找出通讯录为我查阅原同学的电话住址。看着他那微微颤抖的手,一页一页翻寻着,我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说实话,因久未联系,我已十多年没去看望他了。而听师娘说,他一直惦记着我,说我是他“老三届”中最喜欢的学生。这让我为之感激和愧意,因我知晓他的为人和个性,身上有一股子老知识分子的傲骨气,从来不客套、不说谎。趁今日之机,我向他保证日后一定会常来看望他和问候。

其实我与他相处并不多。“文革”前夕,17岁时选上飞行学员就离开了他。记得入伍那天,他匆匆赶到北火车站来送我,还送了一本漂亮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他的勉言。念中学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解许地山的《落花生》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两篇课文。他常对同学说,写文章要让

读者来信:dzlx@xmrb.com.cn

有人思考、有回味;文章也要抒情,令人鼓舞、让人愉悦。或许受益他的教诲启迪,之后我爱上了写作,也渐渐领悟了人生。真可谓:人的一生可以忘却许多事,但绝不会忘记影响自己一生的人。

我与老师一家很有缘。他是我中学语文老师,而他儿子曾是我女儿中学英语老师。据说一年后也快退休了,孙子30出头已有工作。女儿家离远些,但也常来看望,外孙女留洋后实习于美国。师娘说起家事,总觉得十分欣慰。常年来,老师和师母各自身患重病,却坚持相依为命过着清贫寂寞的生活。那天,我为老师与师娘拍了一张合影,他们非常高兴。

道别后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是啊,学生在老师的面前,原本就像一本白皮书。这本书开始之时,也许是一片空白,也许只有薄薄

的几页,内容很少、字体很小。日久天长,在老师谆谆的教诲下,从少中增多,从小中变大。如今,这本书越来越厚、字体越变越大。可我们又用多少诚意去感激自己的老师呢?我想好了,等有机会一定要为自己的恩师写一篇文章,哪怕短短的几句随笔也好。

陈以鸿

新长发

(遥对格,上海食品店招)

昨日谜面:创面要小

(五字口语)

谜底:切不可大意

今宵打谜

陈以鸿

新长发

(遥对格,上海食品店招)

昨日谜面:创面要小

(五字口语)

谜底:切不可大意